



圖/陳史

## 明日社子島

島上沒有一家像樣的餐廳，只有在延平北路九段有幾家年代久遠的臺灣小吃店，富州裡裡長陳惠民用手比劃了門外的那條水泥路，「現在社子島最熱鬧的地方就是那段路而已，差不多一百公尺，號稱社子島的西門町」。

記者/ 陳史 林志遠 李珍伶

### 「社子島的西門町」

從劍潭捷運站坐公車出發，大約半個小時，這是一段特別的路程，窗外的景色漸漸荒涼下來，開始出現的老式粗糙住宅，人煙也逐漸跟著稀少，。在「富安國小」站下車，車站對面是一家裝修簡陋的雜貨店，街道空曠安靜，不時有轎車或大貨車開過發出的巨大轟隆聲，以及兩三條狗在街上打架而發出的吼叫聲，顯得空曠而又寂寥。

這裡沒有診所，更沒有超商，唯一的公家單位則是農會。

這裡是社子島。

島上沒有一家像樣的餐廳，只有在延平北路九段有幾家年代久遠的臺灣小吃店，富州裡

裡長陳惠民用手比劃了門外的那條水泥路，「現在社子島最熱鬧的地方就是那段路而已，差不多一百公尺，號稱社子島的西門町」。

唯一裝修像樣的咖啡廳，是在延平北路深處的藍色老舊倉庫內，店內佈置復古文藝，坐在二樓靠窗的位置，可以清晰望見遠處景色宜人的島頭公園。



社子島·島頭公園 圖/陳史

社子島是由淡水河和基隆河匯流而成的沖積平原。進入公園，拾級而上，站在河畔，可以遠眺到對面的紅色關渡大橋，飛鳥掠過，遠山倒映在波光粼粼的河水中，腳下綠草如茵，微風習習，十分愜意。誰又能想到，這裡曾是一度到颱風天，就被洪水淹沒的地區呢？

1963年的那場葛樂禮大颱風，社子島被浸泡在洪水裡三天三夜。人們不斷加固堤防以此來阻止災難的再次發生。

1970年，政府以地勢低窪、易遭水患、人口稀少、經濟價值低為由，把

社子島末端僅作為農業用地和綠地而定下限建、禁建的規定。

將近 50 年的時間，社子島成為臺北市少數開發緩慢的地區。近年來，因為柯文哲的「生態社子島」開發方案，這裡再次走進大眾的視野，而區段徵收的議題，也掀起了不少來自社會各界的爭議。

社子島在陳惠民裡長眼裡，早就成了一個貧民窟，經濟狀況好的已經搬出去了，哪怕不好，房屋雖說是簡陋了點，卻也足夠成為他們遮風避雨的好去處。由於島上眾多的弱勢居民，開發後政府如何對這些弱勢群體的安置問題成了裡長最掛心的事。

而對於已經在島上生活了七代的居民，這片土地則是屬於臺北市的「世外桃源」，區別於都市的快生活節奏，舒適宜人的氣候，睦鄰友好的關係，讓人可以在此自在放慢腳步。不是到非要搬遷的地步，或是政府無法提出更優渥誠意的條件，住在這裡何嘗不是一種更好的選擇呢？

### 「區段徵收與開發」

受長期淹水的影響，社子島是臺北市少有的價格仍為一坪十多萬的土地。堤防加高加大，並不能從根本上解決社子島的防洪問題，加上公共設施的不足，排水設備也尚未完善，傳統的一般徵收本就不再適用。

文化大學環境設計學院楊松齡院長表示，對於整個社子島，區段徵收是目前政府考量後較可行的方式。按照法律規定，對徵收的地主、土地所有權人，不僅僅使用現金補償，如果地主想繼續留在島內生活，可以採取申請土地補償的方式。根據法令的規定，加上開發成本，把道路、防洪設施和堤防做好，甚至包括公園和綠地，一切公共設施的成本全部算在內，開發費預估 700 多億元。

如果要保障每個人都有居住的空間的話，就應該考慮到一些需要特別照顧的和中低收入戶的居民。他們的居住權應如何得到保障，這是政府所要承擔的責任。

站在居民的立場，陳慈慧議員服務處謝梅華主任對區段徵收有著不同的看法。

「區段徵收說實在就是政府沒有錢，跟民間（合作）是一種 BOT 都更的方式」，

正因如此，政府才會提出 6/4 分，也就是市政府拿回 6 成利益，人民則獲得 4 成利益，這就造成了社子島居民的不滿，為什麼過去法令是 5 成利益，如今的他們卻只能拿到 4 成。



社子島專案安置住宅街廓示意圖 圖/陳史

公共設施，本身就是政府應該完成的事。舉例如：臺北仁愛路的人行道，正是靠著納稅人的錢，政府更加不能另外要求居民多割土地去承擔費用。

儘管政府在採用區段徵收時，的確有規劃市民住宅。但是居民遷戶一坪大約是 8 萬，市民住宅一坪則需 20 萬元，落差 12 萬元，另外，公共住宅 6 年內不得移轉。這是一般的老人或是農民無法負擔的，他們也沒有任何資格去貸款，一坪 8 萬元的價格，在台南都不一定買得到房子。

「所以我們為什麼會這樣要求，因為人之常情」，謝主任說道，「卻被臺北市長說成是貪奢的人。」

毗鄰臺北，到達士林、蘆洲、三重和北投，也不過就是穿過橋的時間，社子島優越的地理位置，註定了這塊土地的開發會受到社會多方的歡迎。

文化大學理學院盧光輝院長提出適度開放觀念，適合的開發，不適合的則保留。把這塊土地開放發展，業界可以進來投資開發這些土地，開發商若願意提供一部分防洪的經費，政府也許並不需要消耗如此高額の費用。

針對淹水問題，盧院長表示在修建堤岸的基礎上，通過在社子島內設置抽水機，一旦下雨，便可以把集中的水抽出去。此外，在島內適當地方，挖建人工的蓄水池，起到在下雨時儲洪的功能，雨停之後把水排走即可。

這樣的防洪措施，也就不會危害到低窪處和居民住宅區。

### 「與水共生」

社子島的淹水問題，無獨有偶，歐洲地區的荷蘭也曾經是個長期與洪水搏鬥的國家。

「低地之國」荷蘭，地處萊茵河、馬斯河和斯凱爾特河三角洲，全境為低地，將近四分之一的土地低於 1m，四分之一的土地低於海面。和社子島一樣，河水高位一旦發生，就是造成洪水的隱患之一。

但是荷蘭在抵禦洪水上，卻是有著世界首屈一指的經驗和理念，從強化大壩和沙丘轉變為「與水共存」的概念，試圖「與自然界共同建設地球」，建立了一套綜合、立體、全方位的體系。

禾拓規劃設計公司陳彥良經理承認，「與水共生」是一個新的治水手法，等於是不透過高強度的堤防讓土地永遠不會淹水，而是局部的淹水，甚至是運用一些開放空間和還地於河這樣的概念，去讓水與生活型態更親近。

文大景觀系郭瓊瑩主任認為，滯洪池除了帶有功能性，同樣也可以兼顧生活性、休閒性、景觀性。社子島的規劃也可以是，既能看到外面的河，同時裡面也是一個湖，也有水岸。

荷蘭採用綜合沿海防洪區，沿岸能收納更多的洪水，也能及時疏散洪水到蓄洪池。該防洪區包含一系列擁有各自功能的防水屏障，如擋水、蓄水、洪水控制、消減海浪，同時也提

供居民水上運動和休閒的多功能區。

社子島在防洪問題上同樣可以借鑒荷蘭先進的理念與措施。

郭瓊瑩主任強調，以前的荷蘭和臺灣一樣，也是通過圍堤填海造路抵抗洪水。現在荷蘭卻嘗試把堤打破，讓水可以進來，改變建築物的設計規範，使建築物可以浮動。那生活的居民也可以學會潛水、游泳、划船啦，生活也不一樣了。

荷蘭創造性的「浮動房屋」，通過「水漲船高」，從而在洪水到來之際，免遭滅頂之災。

「我們希望有不一樣的生活型態，民眾也有要求，政府也要輔導，然後再去監督那些開發商，這樣子才能多管齊下」，郭主任認為，「年輕人要有年輕人的主張，我希望未來過什麼日子，那這就是什麼。政府有責任幫我解決問題，幫助未來世代解決問題。」

### 「永續發展」

陳彥良經理聲明，達到「與水共生」需要一個前提，大家必須對於水和水患有一個問題意識，就是在如今氣候變遷的情況下，工程不可能為了極端氣候去無止境擴大工程的強度，需要有一個最適當的效益值。一旦強降雨和是氣候變遷的影響，造成水患的不可預測性，勢必會有很多觀念需要溝通。

比如說原本淹水是 30 公分，透過手段，只淹了 10 公分，從量化計算上是個很大的進步，可是在民眾的眼裡依舊是淹水。

因此，郭主任和陳經理皆認可不要急於去開發社子島的觀點，這些價值觀的改變需要時間，開發商絕不能抱著最快、投機的心態去賺錢和解決問題，而是有義務和責任提高這塊土地的價值，讓大環境變得更好。

所以，首先要做的絕不是用大規模的政策，而是需要逐步地去把這樣一個新的城市治理手段落實在真實的生活空間裡。

於是，郭瓊瑩主任提出了第一步——政府可以利用公社子島的公有地做示範。建造一個小遊艇碼頭，讓船可以進來；把它變成理想中的公園綠地系統，在不影響老百姓的權益下，哪怕五年之後再改建、甚至沒有利益也沒有關係。只有真正讓這塊土地變好，才能說服市民，他們才會真正相信「喔！原來我可以擁有這麼好的公園，可以划船、野餐，也可以看夕陽……」

在小型區域實驗基的基礎上，接著就是一些公民素養，包括公共議題的養成。

陳經理認為，不單單是表面看到的「淹水」和「不淹水」的二分法，在還有很多事情是不可避免地情況下，要怎樣去面對環境的改變，這同樣也需要時間，還包括一些地方的政治壓力，以及民眾對政府抱有的很大期待。

這其中牽扯的概念就是「小市民大政府」，即政府在做好事的時候，公民也要承擔公共議題上的責任與探討。

陳經理明白，目前社子島這一計畫裡面還有很多細節、內容需要溝通。他希望如果不要設定這麼明顯的目標年期，從最開始的源頭，慢慢的、一層一層去做溝通，無論是專業的規劃設計師、還是站在公部門或民眾的立場，有時候若能各自退一步，興許能認真地討論一下如何讓這塊土地朝著更好的方向發展

郭瓊瑩主任告誡，真正的永續發展，不是對有用的地進行開發，也有可能是對有用的地進行生態保護，以應對如今的氣候變遷，在淹水時可以有一些空間。有用的地又代表什麼呢？是保存濕地，讓雁鴨進來，保護生物多樣性，是可以對國家更好。

生態的原則是，在不適合的地方開發，人們就必須為此付出極大的代價。

「你去共生、共存的時候，就不是去抵抗他。」

「我覺得如果能夠給我一個樂園，我會很愛這個樂園。」